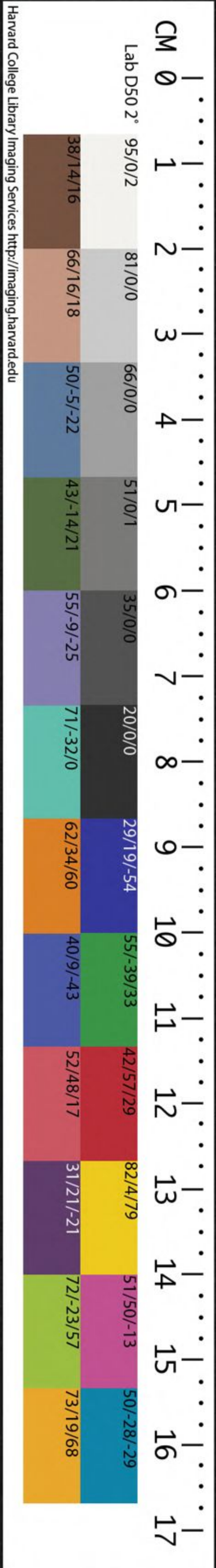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OCT 4 1951

T. 855/0694.75(12)



增補四庫全書編圖像人物備考下孟卷之十二

杞柳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地

杞柳屬生水旁又狗杞多生荒城敗岸之上

爾雅云杞柳樾今狗杞也

本草杞

為材柳性需軟久無不

柳柎爾雅注云柳當作柳柎柳似柳皮可以煮作飯說文云柎柎柳小

同此之白楊不如遠矣

楊也從水而聲楊蒲柳也從木易聲裡河柳也從木聖聲按詩有三杞將仲

于篇無折我樹杞

柳屬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

四牡篇集于苞杞也杞樾杖杜篇言采其

朱子曰柎樾似柎形柎合

杞春暮而杞木可食也

南山有臺篇南山有杞樹如樾一名狗骨湛露篇在彼杞棘四月篇隰有

今做公局柎底

杞柳柎赤色

詩義疏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及紅正白葉皆長

柳比入以此為箭謂之柳

廣句為箭竿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篋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蔽今洪

箭即蒲柳也

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

柎樾

柎樾也柎屈木蓋也所謂柎似升屈木作是也

湍水

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祭迎之水者其水流沙上湍過之勢湍湍然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白

漢語云孟子謂羽毛之白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銷白玉之白其性堅其性不同白也

雪

魏林曰日光之白曰皤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老人之白曰皤草花之白曰葩霜之白曰葩霜

太戴禮云天地積陰濕則為雨寒則為雪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為雪釋名云雪皤也水下遇寒而凝皤皤然下也泥勝之書云雪為五穀之精爾雅云雪與雨雜下曰霰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雪雪曰同雲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分向

雪之白曰皤鳥羽之白曰

佛氏言作用是性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曾禪曰作用是性若謂見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

食色仁義

按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

炙

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食志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炙炙肝炙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 帝王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旅 楚屈建曰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

孟子子

難辨者近水易熟者遠之故用炙而又燔也

孟子子

孟子子

孟子子

孟子子

孟仲子為孟孫從昆弟以仲季之序考之季子又當為仲子之弟也

尸

坊記子云七禮記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王大夫見之則下之君之
曰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又曰尸必筮不敢專也凡祭天地社稷山川及七社之
趨走以教敬也尸飲三衆屬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惟祭殤無尸○祭
宿飲一示民有上下也會子問尸神象也古人用尸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欲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也禮書云古者事死
以象神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然與思成矣孫為之孫為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哉然則
何以諛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為主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
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
是二氣又以尸本與死者生人精神主交感他邦精神是附會着
公謂古人用尸木與死者是一氣又以尸所食微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舉解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

於死魂之說 神木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

性情

白虎通云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
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矣曰情
生於陰欲以繫念也性生於陽欲以理執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
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
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
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
何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

蘇氏胡氏之說註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
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纔說
也情波也波也則水熱情也

揚升魯性情 說云書而 下孟荀揚韓 言日而不及 情言性情俱 者易而已易 曰利貞者性 情也莊子云 性情不離安 通氣樂其矣 莊子之言性 情有合于易 也○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 以久行其正 是易之所謂 利貞也莊子 所謂不離也 故曰君子性 其情小人情 其性性大水 也情波也波 也則水熱情 也

戲則洗亂波
生子水而害
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讚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
不者波也情
生于性而善
性者情也觀
于濁水迷于
濁淵小人也
其天者君子
也合之則雙
美離之則兩
傷單性而道
情如何曰死
既纏情而忌
性如何曰貪
戲

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詩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
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

富凶

按洪範玉省惟誠而以庶徵驗五事者政欲以年穀之成治民間之禮義其不
然富列于五福凶列于六極聖人畏其天者哉

姪麥

說文曰麥也金也而水火旺而死 本草云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糜麥蒼
麥唯大麥久食令人瘦白滑肌膚為麵勝小麥而無燥熱 詩思之為麥來

野客叢書曰
百穀各以初
生為春熟為
秋麥以初夏

為麥秋
熟故以四月
為麥秋
皇帝命率育來小麥 大戴禮云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
之也 禮月令云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姪
嘗麥先薦臠廟

易牙

管仲有疾公
曰仲父之疾
華矣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
對曰願君之
逐易牙公曰
易牙忘其子
少廉寡人尚
可及耶管仲
曰人之情非
不愛其子也
其子弗愛將
何有於君公
曰諾管仲奉
公逐易牙三
年復召用之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之水 淄澠齊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公無虧有衛二
姬生孝公 昭 葛旼生昭公 潘 密姬生懿公 商人 朱華子生公子雍 華子華
也子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朱襄公以為太子之 欲立 雍巫 易
因寺人貂以薦毒於公 寺人奄宦名貂者有寵於桓公故易牙因之而薦 公
子善調味乎吾蒸薑食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
獻之自是亦有寵於公公許之立武孟 出左傳僖公
十七年

子都

鄭風山有扶疎隰有荷花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鄭大夫公孫闕也有寵於

授車之時未
有馬故以手
執轡而走

祭師專卿伯
使其婿雍糾
殺之雍糾知
之謂其母曰
父與夫孰親
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
已胡可比也
遂告祭師祭
師殺雍糾公
曰謀及婦人
宜其敗也

大明一統志
牛山左人古
州府臨淄縣

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鄭祖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

拔劍以走子都援棘以逐之及大逵路九達弗及子都怒及師傳於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旌蝥弧以先登考叔取鄭莊公之旌名蝥弧子都自下

射之顛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公遂專國政厲公患之將使

其婿雍糾殺之雍糾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厲公畏

已故入操鄭別居之出左傳莊公十七年既厲公自操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五年祭

仲殺雍糾遂厲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出左傳桓逐殺子都公十五年

祭祭
說文云平馬曰祭犬豕曰豢

牛山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
死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晚食惡肉
可得而食也薦薦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

息之遊也見傳有一而誤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在君君方將彼

隻筮而立乎歎歎之口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象山子曰息之一字籠圓三教之宗釋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蒙莊子謂

之六月息

平且

平且者晝夜分辨之時即味爽也白樂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

奕秋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子華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

傾心聽之將屬樂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眩筆滑之

也棘頁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推有鳴鳩過者斂目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

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算有暫昧焉亂之也故瞽無目而不可以察專

於聽也瞽無耳而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瞍之微而聽明視審其非用心

凡人以息氣
出入為息凡
物以發榮滋
潤為息自生
息則知息者
生氣而非正
氣也如宿火
于灰灰燬而
煖皆傳新則
然矣是謂體
皆然休也

莫昭帝歌曰
莫謂高飛兮
下建首金為
衣公菊為衰
羽肅兮行
若上自顧非
難察亦難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榔也

檳

檳曰楸也。又條可為杖。在傳伍員曰：樹梧墓，檳檳可材也。爾雅云：檳，苦菜。璞註云：樹小似樞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芻人，名之苦茶。

檳棘

爾雅云：檳，酸棗。棘，棘棘。凡有刺者皆曰棘。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如白棘，實酸者為檳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酸棗棘也。棗性重，棘則低矣。故並束為棘。

狼疾

按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悞則曰狼狽，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公卿大夫

湯問伊尹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畢，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趙孟

左傳季武子曰：景果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展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焉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如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詩既醉以酒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既醉以酒，爾

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合終，合終有淑。公尸嘉

其告，維何，德音靜嘉。威儀孔時，君子有威儀，孔時，其首。君子有

德恩惠也君

融明之盛也

公終善也

禮稱于前日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當神意。威儀孔時，其首。君子有

曰往迎亦相承我宗祀也率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主人迎于門外各執庭從至于廟門婦人升降奠應皆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婦御婦車後婦婦乘以木後十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又釋名云言牖戶諸射孔樓樓然也 按漢書武帝時方士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濟南人云王帶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

曹 今山東曹州 周官云庶人執鸞首說苑曰鸞無化心庶人以為寶 曲禮曰庶人之執

匹雛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鸞首說苑曰鸞無化心庶人以為寶 曲禮曰庶人之執

鳥獲 九世也 匹雛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鸞首說苑曰鸞無化心庶人以為寶 曲禮曰庶人之執

鳥獲 九世也 匹雛 匹雛 周官云庶人執鸞首說苑曰鸞無化心庶人以為寶 曲禮曰庶人之執

膠柱而調瑟 史記趙世家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

其言傳不知道變也 小弁 小雅 宜曰彼廢而作 弁彼鳩斯歸飛提提

之憂矣云知之何 言弁彼鳩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穀善我獨于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

也 何者則知其無可 何而安之之詞也 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舊老尊布仰如
之依者親也
之
倚者親也
維桑與梓
桑梓
木古
之

蘇茂盛貌朝
岬也呼聲也
不離于裏
心腹也
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
吾桑梓
父母所植
尚目必加

柳斯鳴嗚
嗚有灌者淵
深澤也
柳斯鳴嗚
嗚有灌者淵
深澤也
柳斯鳴嗚
嗚有灌者淵
深澤也

假寐中不知其何所至
是以憂之之深
昔猶假寐而今不假寐也
○鹿斯
之奔維足
伎維之朝維向求其雌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
靈莫之知
言鹿之奔則足伎
伎然維之朝維向求其雌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心之憂矣
靈莫之知

免尙或先之
行有死人尙或嗚之
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心之憂矣
弟既唱之
相彼投
被還而披人之免尙或有
其弟而先脫之
道有死人尙或有
哀其暴露而埋
藏之者皆有不忍之心
臣今王策逐其子
曾與免人之不如此
秉心在忍
矣是以心憂
○君子信讒
或醉之
君子不思不舒
究之
伐木掎矣
析薪施矣
也彼外也加
以非罪也

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無逝我梁
無發我箭
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
山極高矣而或
陟其顛
泉極深
矣而或入其底
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
耳屬于垣者有所
觀望
左左
而生讒譖也
王卒以衰媼爲后
伯服爲太子
故告之
此四句蓋比詞也

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
棘心小水叢生多刺難長而
天天母氏劬勞
劬勞病苦也
○
其劬勞甚矣
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
棘心小水叢生多刺難長而
天天母氏劬勞
劬勞病苦也
○
其劬勞甚矣
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善我無介
介善也
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前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爰有
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
母氏勞苦
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
我七子獨不能
慰悅母之心哉

朱桎

朱桎姓朱名桎
一名鉞齊宣王時人
聞鬻子之風而悅之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
華山上下的平作冠
以表其心之均平也
接萬物以別者爲始
始善也以別善惡也
語心之容謂形
容此

天
命之曰
心之行以
而音而
合驪以
調海內
春直使
天下
一家
中國
人

孟子
朱桎
宋桎
華山
之冠
以自
容此

人不被千公
願天下之
軍以活民命
人我之善惡
足而止以此
居心占之道
有所在於是
果在丑又
向且而悅
之作爲華山
之冠云云

欲置之以為主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救民之關禁致寢兵救世之戰以此立之以為主固行天下上說下效雖天下不取強昭不食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不為苛

季任

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諸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家人若朝於薛不敢以諸住齒杜註曰薛任姓也齒列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路史云任伯爵本已姓帝魁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齊陽之任城是也季任乃任君之弟也

公儀子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大夫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貴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夫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

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而受而不免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所于魚為已者也。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于己。而能成其私也。

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掇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出史記公儀子嘗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澆而施。藝種焉。饒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櫛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極。已而澆。疏忘其櫛。於是。寇日充。而圃不墮。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未有所出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蒙山今四州圖

王豹 縣駒

王豹衛人。三輔次錄曰。王豹出自單門。縣駒齊人。無考。

淇

大明一統志云。淇水在今衛輝府淇縣。

華周 杞梁

華周人勿萌考

卷十二 下

古子下

文身

記論訓曰。韓賊秦壽。許談之。詐侯同。曼聲之歌。情王志。積手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利于人心。

朝歌今屬汲郡。且音祖。昔邑齊侯。攻其門。

說苑云齊莊公攻齊把梁不戰言梁遂而殺之十七人而死

齊周即華旋杞梁即杞殖皆齊大夫也。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出說苑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相梁華周下。戰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共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負負衆命亦君所惡。言莒子之貨賂乘齊之命命有臣如此。亦君所惡。昏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於郊。梁戰死妻使弔之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慮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言賊妾不循受君郊外之弔齊侯弔諸甚至三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出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此不過帶說耳。

司寇

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注曰爽鳩氏也也也司寇也也也司寇也也也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春秋繁露云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有齒升降揖讓殷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情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燔肉

公羊傳云腥曰脰孰曰燔。左傳曰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禮之大節也。禮書曰脰脰以盛之也。燔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脰宗廟主孰故謂之燔。

五霸

左傳孔疏曰夏曰昆吾商有豷周有齊桓晉文此最疆者也。諸侯王

風俗通齊桓公九合一匡天下成王之美楚疆之罪也

包亭
晉文為伯
之盟修朝帥
之禮納諸
○魯公受卿
其言置我而
去遠黃髮之
計而遇敵之
敗○義公不
度德量力第
名而不務宗
六器五而先
其身異指車
一發終為終
矣○莊王伯
號白不岸上
與共京師間
與成維絕而
同云五伯皆
不指于

葵丘

表哀則五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地理志
春秋時五霸迭興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魯公受卿
其言置我而
去遠黃髮之
計而遇敵之
敗○義公不
度德量力第
名而不務宗
六器五而先
其身異指車
一發終為終
矣○莊王伯
號白不岸上
與共京師間
與成維絕而
同云五伯皆
不指于

春秋盟一百有九始隱元年葵終哀二年句繹 石門于鹹特聞之始終也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葵丘之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 同盟平有六齊盟三晉同

飲血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天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
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周禮西人
掌稼下地以
灌首水以防
止水

按管子輕重
篇桓公曰糴
糴寡人恐立
殺之歸于諸
侯也管子曰
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困
京自一家君
請武而道
之桓公曰
行令此豈南
民門之善其
在業而為國
京以糴糴糴
五穀者過糴
是無過糴之
名而有其實
也此其所以
假之之謂糴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糴

左傳云魯饑文仲曰告糴古之制也 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奚與

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於是輸粟於晉夏秦

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素火不食負愛不祥怒鄰不義四

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

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

施以民所棄也近猶難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漢書曰魏李

悞為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視歲上中下孰上孰則上之人糴三而合一中孰則

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

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僅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強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

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

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自歸齊止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稽所不識也

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鈞之風而悅之欲棄知去已塊不失道

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 此由莊子 慎子又好黃老道德

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四十一篇 出慎子篇

南陽

大明一統志云南陽府附郭為南陽縣二十二里

皇

白圭周人或作魏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子之所添壟出取白絮與

之食太陰在卯穰 歲後二辰 明歲衰惡至午 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干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 太陰三歲虛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改三歲成億

長錢取下穀長石半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重侯同若樂

時若猛獸擊鳥之破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管子慎子術
本黃老歸刑
各多不尚賢
不使能之道

曰人有才娶
婦者婦子
安於烟視媚
行豎三泰有
火而鉅新婦
口在火六使
人于門門中
有怨吧新婦
曰塞之將傷
人之足此非
不便之家氏
然而有大其
者曰圭之魏
三口市丘之
則以景維多
泊之則淮而
不可食少泊
之則焦而不
熟然而視之
蠅焉美無所
可用惠子之
言有似于此
惠子聞之曰
不然使三軍
飢而居異芳
適為醜則飢

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男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疆不能有所守雖
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曰圭曰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
苟而已也山史化員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圭故辭而去又之齊齊王欲
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忠
則信盡矣莫之與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
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之亡中山齊皆當此矣出
死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圭對曰魏
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十相則曰成魏與
堯堯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
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子夏子木 子夏子木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出呂氏
中山愬圭於魏文侯不信投圭以夜光之璧出陽書 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
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已也出成
國策

黍

藟藟之北
矣曰圭聞之
曰無所可用
者皆若得加
其賦也

黍穀名苗似藟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五穀之長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粘者
為秠禾之粘者為黍 說文曰秠黍也一稊二米所以釀鬯黍禾屬粘者也以
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汜勝之書曰黍者有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 廣
志曰有雜種黍生黍南尾秀成黍黍為甲大黑黍桓黍有溫毛黃黍曰黍
禮記曰黍曰離合 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先
薦膳廟一王制庶人春薦雞夏薦黍秋薦黍冬薦稻非以卵麥以魚黍以麻稻
以雁

傳說

青靡聊
在服後因徒
之名

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北海之州虛號之界通道所經有間水壤道當使有
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曾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
復興殷恭默思道夢帝資予良弼其代子言乃審厥象俚以形旁求于天下說
至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交納誨以輔台德若金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成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說復

莊子曰
情有這

易則謂刊
虧于商悅
是立為至
宜聖等名
其官五等
尸而佳散
肥之益唐
手叔執官
其慮已時
其此矣
王曰今且
賢能詔不
其真也姓
曰慶且子
魏神口而
王問其故
多幸得執
撤以詩王
不飲時貴
受也傷子
之義故進

聖之作自此始。周禮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酌察祀共其苦散鹽散鹽古鹽司地之賓客共其形醴散醴形醴象王之膳羞共餽醴醴之節者有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齊醴以待戒令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為獵艾蓀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見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此段出莊公九年為賈薦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僚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乃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逆之既至使為令尹及為相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冠自冠後來至曰有以身貴而驕人者民忘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營已厚而不知足是為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

則安向位者
數人令虞丘
子為相數下
年宋晉進一
賢知而不進
是不忠也不
知且不智也
安得為賢明
日以獎進之
言信虞丘子
虞丘子於早
許位而持孫
叔敖

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世說叔敖相楚三月，施教道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秋以水乘多水時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平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今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浴好，庫車

虛下也

抽明限也

對人志樂城
者慮事者謹
私計功也

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柁，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出史記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曰：量功

命作分財用。乘作之具平板幹。立幹而後施稱益築。命首木盛土器也築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迤均略基趾。略基趾之廣狹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

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傳信叔敖之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羸羊以

逆知也

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此之

庶楚大夫長

庶伯弟
括雲孫晉趙
原其母弟
昔首林父弟
趙同趙嬰免

不後言待楚
師既歸而勳
兵以伐鄭身
爲後時

河楚也天噴
也武正始
更爲此陳法

茅明也楚以

曰孤不佞不能事君使君懷怒於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俾諸

江而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愚願前好徵福於

厲宣桓武不民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救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以禮鄭潘厓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

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

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趙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

厥爲司馬及河開鄭既及楚平桓子林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勳民也勳勞焉用之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射曰善會聞用師觀勳而勳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爲是征楚專討鄭怒其武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台之德刑成矣伐

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謂刑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

有經矣刑尸而壘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軒睦事不好矣爲爲幸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驥左道尊凡軍行之制在車之右者扶轅爲前老慮無慮無

茅爲冠藏

軍行前有斤侯險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幟見中權後勁中軍制權謀後百官象

騎賊舉絳幟見步賊舉白幟備慮有無也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

失德貴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賤有等威禮

不道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楚

子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

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

唯君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謂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莊子尸之

雖免而歸必有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莊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師

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

事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于北師次於地鄭地將飲馬於河而歸聞

晉帥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參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置軍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

中軍佐疏上
庶卒致我子
以之非濟

六人同之皆
三軍皆敗則
六卿同罪不
得獨責宗帥

告子下

言百林父利
將中軍者
政未也專行
其號令

武子晉樂書

若及盼目皆
楚之完君筆
略此車監總
倣衣言此二
君動儉以啓
士
十五乘為一
廣司馬法百
人為卒一十
五人為兩車
之至于日
十五乘為大
入而止

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其上下三軍之帥欲專其所行而不得
聖而無上眾誰適從馳免子越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仁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輶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二曲
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
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孫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武子曰楚曰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干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干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盼目驍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
楚我出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分為二廣是君之親兵分廣為左右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兩有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每日石廣雞鳴而初駕馬數其時
內官厚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守以當其夜若今宿直處更者是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偏公廣十五
襄亦用曰偏
法優以二十
五人為卒鄭

孫軍管以彭
武功
京大也現亦
也

楚丘今始心
州四始心
或祥也信
神也信

王良鄭之良也師叔即宿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莫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下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
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孫子遂挑戰晉師敗績及昏楚師軍於必晉之餘師不能
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必必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
者明主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嘗告成事而還出左傳宣
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營其棧車牝馬披
羶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
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山說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涖
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
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者惟此出居氏春秋叔敖相
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哀我

楚丘今始心

州四始心

或祥也信

神也信

楚丘今始心

州四始心

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孟思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曰：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其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出史記滑稽傳

宋勾踐無考

豪傑

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千人者謂之傑。

韓

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粟于韓原地城也

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地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言

帝王通曆云：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孩提

史記傳云：孩提有識，師士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蓋傳云：孩提之手，師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

孽子

孽子曰：孽，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通論云：妾隸之子曰

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磨盤，童子以爲戲，將戲先則一，後於地，以手三，四手以手中，擲之，中者以爲上，一說領下曰：孫小兒將子，語時能說，故曰孩。

孽子

下孟

盡心上

二

尊尊之言藥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巳。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故於文子辟為孽辟者。是也。故謂孽子。

蠶

蠶之始。西陵氏螺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內宰。詔皇后蠶於北郊。齊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后祭先蠶。西陵氏是也。周禮。馬。蠶。馬。蠶。原蠶。蠶。與。桑。同。生。於。三。月。故。曰。春。蠶。原。蠶。謂。之。再。蠶。一。名。魏。蠶。俗。又。呼。為。夏。蠶。先。王。之。法。禁。馬。郵。註。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火。然。蠶。蠶。為。龍。精。曰。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傷。馬。也。故。埤。雅。謂。蠶。者。非。特。護。桑。又。以。書。馬。故。耳。又。術。家。未。信。蠶。傳。馬。口。即。不。能。嚼。草。蠶。其。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而。事。本。於。此。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馬。與。蠶。同。其。類。耳。今。人。以。鹽。沃。蠶。種。謂。之。醢。蠶。蠶。蠶。為。上。不。沃。者。次。之。名。曰。大。蠶。白。公。記。扶。桑。蠶。長。尺。卵。大。如。盤。交。州。蠶。一。歲。八。育。南。陽。郡。蠶。一。歲。八。績。杜。陽。雜。編。彌。羅。國。連。延。數。千。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黑。欲。殺。之。馬。愈。

圖經云。蠶之

先有蠶。或謂

又高辛氏時

蜀有蚕女不

知姓氏。父為

人所掠。惟所

垂馬在女念

父不食其母

此女嫁之馬

聞其言。蠶

振翅。結其

而而去。蠶

父。遇。桑。而

歸。母。以。蠶

之言。告。之。父

口。誓。乎。人。不

誓於馬。安有

人而偶非類

乎。馬。跑。父。怒

欲殺之。馬。愈

之。先。蠶。是。馬

與。蠶。同。其。類

耳。今。人。以。鹽

沃。蠶。種。謂。之

醢。蠶。蠶。蠶。為

上。不。沃。者。次

之。名。曰。大。蠶

白。公。記。扶。桑

蠶。長。尺。卵。大

如。盤。交。州。蠶

一。歲。八。育。南

陽。郡。蠶。一。歲

八。績。杜。陽。雜

編。彌。羅。國。連

延。數。千。頃。其

上。有。蠶。長。四

寸。其。色。金。其

絲。黑。欲。殺。之

馬。愈。

孔帖云。大軫國

以五色石。鑿

池塘。採大柘

葉。飼蠶。於

池塘中。如生

如蚊。睫。及

老

曝於於度。度

驟然而起。捲

女飛去。旬日

及。復。於。桑

上。女。化。為。蠶

食桑。其。吐。子

成。繭。以。衣。破

於。人。間。一。日

垂。女。飛。雲。馬

此馬。值。何。數

十人。謂。父。母

曰。大。上。以。我

身。心。不。忘。義

授。以。凡。宮。仙

婦。笑。無。復。憶

念。也。念。房。在

什。那。羅。竹。林

陽。三。縣。界。田

歲。祈。香。者。四

方。生。於。中。國

風。俗。皆。同。其

神。女。傳。於。馬

皮。謂。之。馬。頭

娘。以。所。夢。馬

頭。山

觀海

後漢王榮遊海

賦。含。精。純。之

至。道。將。輕。舉

而。高。厲。遊。余

心。以。廣。觀。分

且。徬。徬。乎

西。裔。乘。蘭。桂

之。輕。舟。浮。大

江。而。遙。逝。望

鸞。風。以。長。驅

集。會。稽。而。一

晚。登。陰。隅。以

東。望。公。覽。滄

海。之。體。勢。吐

星。出。日。天。與

水。際。其。深。不

測。其。廣。舞。臺

壽。之。真。地。不

可。及。也。文。會

卷。八。上。二。五

文。會

文。會

文。會

登泰山

秦族訓曰。登

泰山。履。石。封

以。望。八。荒。視

夫。都。若。蓋。江

河。若。帶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觀海

漢臣曰泰山從下至頭門十八里三百步○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東山見七十二家宇各不同
晉本立虛傍賦曰雨其大量也即南滄未里其情天城東海和木西滄清徐造乾之與相坤之匪呼神身宅亦祗是虛何奇不有河怪不備茫上積流舍形肉虛應音坎德早以自居

兕涯漚意之所不極廬敖所不屆洪洪洋洋誠不可度也處岫衷之正位分同色號於宮著包納污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眾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主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合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二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魯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手之所濟魯子曰假濟之乎楊朱弗應

子莫 無考

三公

尚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則三公乃官之至尊者也

軛

食真志云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巾臂之一尋也 新安陳氏曰集

註論語天子之牆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尺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

弗狎弗順 商書

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子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裨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

魏風伐檀之詩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下崖也河水清且漣漪。連漪風行水成交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貍貉類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之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

坎坎用力伐檀木可為車
德之曰稼歟
石櫓一夫
厚

六甲發表明終之在朔

善人物考

卷二十二下孟

盡心上

三三

王子塾無考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弟子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跽

郊祀云去妻子如脫跽耳師古曰履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 國策

云猶釋敝屣注灑字與跽同

傳

大戴禮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猶師也師導之教訓師之教大也師主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嚮者也

淑艾

朱子曰艾其香也自艾淑艾皆有所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膝更無考

今尚書說三
公司馬司徒
司空也○三
公卿也謂之
孤也

殉

檀弓云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自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

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

總小功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禮問傳

云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布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布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纓無事其布曰總解曰衣夫錦句

放飯

曲禮云侍食於長者毋搏飯取飯作博毋放飯放飯從毋流飲長毋啗食以舌口

毋齧骨兼其骨毋反魚肉不以食餘毋投以狗骨不以賤主毋啗獲求之擊母

揚飯以手散執氣飯反於器毋以箸貴其七毋隱羹隱音音增羹宜川扶毋絮羹就器

和母刺齒以物刺於齒母飲西以味淡也客祭羹主人辭不能受客飲醢主

少儀曰燕侍
食子君子則
升飯而後已
毋放飯毋流
飲流飲放飯
者手就器中
取飯

曲禮云侍食於長者毋搏飯取飯作博毋放飯放飯從毋流飲長毋啗食以舌口

人辭以奠負奠濡肉齒決濡肉飯乾肉不齒決乾肉脯饗餼炙併食

召陵之師註

諸唐戶大帥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武成

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各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勳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於亥陳於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鹵楯註

漢書云血流漂鹵注漂浮也鹵盾也其血浮盾言殺人多也又高帝紀每循鹵楯其義亦同

董車虎賁

董車者以虎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事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也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王而趨以卒

沈約宋志云虎賁實作賁奔言如虎疾奔也于舍以古有賁子孟賁故以賁為賁

伍王出則以虎士趨於前後以御土也言卒伍則有行列矣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閭也王出而舍於外則以虎士守王閭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莊周斲輪之意註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即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天

袵衣

子華子曰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弦之琴 史記云堯乃賜舜袵衣與琴

丘民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壇壇計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

樹設於牛之

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牲設其福音衡直

其象音狀牽牛小以將牲其其小虞稟以藉舞牲產牛八勝時歌舞及毛炮之豚毛

勝者解去其毛實素子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

八蜡

先音神農事司商上古后稷之官也

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者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製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嗇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也郵者郵亭之舍也嗇表田時補連嗇處造為郵舍田也嗇居之以嗇和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上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蠶也宅猶家也土安則無窮也種者草木各歸根於數澤不得生於耕稼之上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桑殺也蜡

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衣黃冠草服也八蜡

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四屬豕皆能害稼故祭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也杜與也以雷雷滿也以受水亦以泐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

貉猶無光

漢書無復

前漢委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復之至耳

邶風柏舟之詩

微非也

悲度也據依也

沉彼柏舟亦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言以柏為舟堅我心匪鑿不可茹亦有兄弟我

標取富而閒習之貌選也

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言我心無匪鑿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石可轉而我心

更也微處也

無不少靜言思之言思之寤寐無志言思之憂心悄悄慙於羣小言思之覯閔既多言思之受

限不能會起而飛去也

此婦人不得於夫故以柏舟自比

大雅豳之詩見明堂章

徑蹊

釋名曰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侯於正道也

追蠡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懸謂之旋旋蠡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

及盤龍獸各辟邪皆旋蠡之類也筆乘云遍觀字書蠡無以追為鐘紐者豐

氏特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旋蠡謂之幹又因蠡蠡逐附會以為鐘紐即周

禮之旋蠡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槌擊之追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貽

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驟即海中大螺輪公般

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

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

卷下下孟

畫心下

三六

文會

爲其不疾癡蠢是也。一虞啓切音禮。說文蟲之六中是也。若此蠢字當從虞啓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蠢皆摧殘。欲絕有如蠢之刑。蓋追者槌蠢蠢者其形似也。

軌

國中之路縱者九涂謂之經。謂者九涂謂之緯。

禮書曰車迹爲軌。軌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轅。此車迹也。考士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野度以步。一步六尺。涂度以軌。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應門朝門也。二轍之內經涂九軌。國中曰經涂所由。環涂七車。由者少故可容八尺三箇。則二丈四尺。經涂九軌者衆。故可容九車。環涂七車由者少故可容七車。野涂五軌。郊外曰野所由者。軌人爲軌。軌有三度。國馬之軌。田馬之軌。深四尺。馮婦無考。

渡謂淺深之數。即下文國馬田馬駕馬之輔亦也。

馬駕革路。馮婦無考。深四尺有七寸。國馬高八尺故軌。田馬之軌。田馬高七尺故軌。馮婦無考。深三尺有三寸。馮婦無考。此言軌有三度也。

馮婦無考

浩生不害

兩稅三限之注註

按禮曰布。其布曰縷。縷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二而緩其二。米者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陳氏曰緩非緩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而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盆成括

盆成括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王者入而功也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詩曰期我予女予

上宮

詩曰期我予女予

詩曰期我予女予

詩曰期我予女予

詩曰期我予女予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
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愛人
荷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曾皙倚門而歌

之類有人百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臉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

能表明之 臧哀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黜倚其門而歌

奄人

周禮春官守桃奄八人天子七廟有奄八人

奏

稷黍俱是雩祭者蓋苗既以禾實亦類粟 大戴禮云七月奏雩黍稷則不
為雩黍稷然後為雩黍稷故也

菽朱

菽朱即仲虺一名仲倪又名仲鬻音奚仲之後也為湯左相湯伐桀南巢有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闕天嚳能言申大夫之徒
往歸之值侯侯虎讚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于羑里宜生與闕天之徒求其
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患且多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啟可
伐也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號叔太顛闕天南宮适迺西伯翼教惠解後修和
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宜生云
與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號叔等五臣為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二云

散宜生

不謂曰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宜乎曰不吉紂行之日爾離重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

經

楊子曰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身知歟曰夫我而可也遠天地俄而可則其載物也轉天

經名云經徑也以徑路無所不通可當用也 白虎通云經所以有五何經常
也有五帝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諒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
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帝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四書入勿備考

十二下孟

盡心下

